



詩語背後

◆木木

他這一輩子(下)

從45歲退休到85歲去世，整整40年裏，父親如一頭老黃牛，在家庭和社區默默耕耘。自從14歲走出校門，做工，當兵，坐辦公室，調度車輛，整個職場生涯也不過30來年。所謂三十年河西四十年河西，這前30年和後40年各自有着怎樣的人生價值和意義呢？

曾在網上讀到一段退休人士的感慨：原以為自己幹着獨一無二的工作，全身心投入，生怕哪點沒幹好領導不滿意。奮鬥一生之後才發現，那些奮鬥其實沒有多大意義，誰都可以幹，誰都可以被取代，離開誰都照樣運轉。可是，你對自己的身體無法取代，對父母的親情無法取代，對子女的陪伴無法取代。

話說得有些偏激，卻道出一個樸素的道理，人有社會角色，亦有家庭角色。對父親來說，前30年以社會角色為主，家庭角色為輔；後40年則以家庭角色為主，社會角色為輔。儘管退休了，他還延續着以前的習慣，一如既往地喜歡張羅。家庭聚會，親戚往來，鄰里用事，社區黨組織的活動，無不積極參與，出謀劃策。他還好打抱不平，動不動就主持正義。後來隨着年齡增長，明顯感覺到自己的話沒多少人愛聽了，他仍然該講就講，該安排就安排，盡心盡力，任勞任怨，只管過程，不問結果。

不過，這種執着一旦形成習慣，搞不好就過了頭，事與願違。父親晚年，是生活在某種心理強勢中的。四個人子女，各有出息，退休金由於國家對轉業傷殘軍人的照顧而年年看漲，家庭條件在周圍四鄰中算是出類拔萃了。於是，待人接物不自覺地有些固執己見，這種固執既表現在鄰里之間，也表現在家庭關係上。

父親和母親相濡以沫60年，風風雨雨，兩人性各中各有自己的固執，生氣拌嘴時有發生，外孫女稱他們是「麻辣夫妻」。為生計奔波，忽略了對親情的培育，他們與子女的關係也不是很親密，一些事情處理不當還導致了兄弟姊妹間的嫌隙。當然，一口鍋裏吃飯，磕磕碰碰是難免的，大大小小的矛盾都在時光流逝中化解了。惟有三弟與父母之間這兩年鬧到完全不來往的地步，恐怕是父親

終生的遺憾。彌留之際，三弟仍拒絕來見最後一面，父親卻反覆交代，要大家都原諒老三，言之殷殷，聽來讓人十分難受。我想，這既是在勸導別人，也是在說服他自己吧。

於父親而言，習慣性的自德、嘮叨，長期與職場社會脫節，卻固守舊觀念，片面維護家長權威，不尊重子女的意見和感受。於三弟而言，童年家庭生活困難，父母因子女多疏於看護給自已留下心理陰影，沒有隨着身心成長積極調整，走入社會後又遭遇了一些不順。誤會未能及時溝通排解，怨氣日積月累，終於爆發。和順的親子關係，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而是精心經營的結果。不知道父親臨終之前心心念念的「原諒」，是認識到了這一層，還是出於本能的寬厚和擔憂，希望身後家庭關係和睦。三弟最終參加了父親的葬禮，或許心裏還有疙瘩，但父親可以安心地去了。

父親的衰老，是逐漸顯現的，這個過程他自己也許都沒有意識到。作為家中長子，我可能第一個感覺出了他的形象變化。那是一個秋日的傍晚，我從學校上完課回來，推開家門，毫無心理準備地看見一向充滿精神氣的父親，身上拴着圍裙，手提泔水桶，腰有些佝僂，夕陽透過紗窗，在他臉上投下斑駁的光影，現出一種木然。那一刻，我看見了父親的衰老，猶如黃昏時的霧，向四周瀰漫開來。

父親年輕時長得非常帥氣，他有一張軍裝裝的半身黑白照片，頗有孫道臨的風采。哪怕到了晚年，由於舊傷影響，腰已完全無法伸直，但五官仍然端正俊朗，臉上甚至沒有皺紋和老年斑。穿着裝向來講究，一頂鴨舌帽，是他出門的標配。父親特別樂於嘗試新事物，有時會經不住推銷人員的鼓動買一些聽起來新奇卻沒什麼實際用途的產品，過後雖然免不了後悔，但並不影響興致，下次還照樣。想起他在人生的最後歲月裏，笨拙而饒有興致地學習使用智能手機的模樣，栩栩如生。這些表現，在周圍圍觀顯得有些另類，母親常戲謔地稱他「陳寶器」。寶器是重慶方言，類似活寶的意思，朋友以此調侃，表明關係密切，異性之間則隱含着某種程度的親暱。

字裏行間

◆黃仲鳴

刀郎借殼之作

刀郎的《山歌寥哉》音樂專輯，一出即風靡內地，翻唱、演繹以億計；甚至席捲各地，演成異邦歌詞。刀郎「委屈」這麼多年，可一抒鬱悶了。

刀郎初起時，我就喜歡他的歌，唱過他的歌，並不覺得低俗。令我感動和共鳴的，還是這新專輯。所謂「寥哉」，即是「聊齋」的借音；聊齋者，是我自小喜歡看的小說也；半夜讀之，當幻想有佳人來伴讀，不理她是非妖魔鬼怪。蒲松齡將寂寞讀書人的慾望，寫得真透徹。刀郎還使我想借殼小說、借殼電影、借殼音樂來。

所謂「借殼」，是經濟術語。多年前，我便借來用在一些借仙和穿越小说上，並正名為「借殼小說」。

「借殼小說」就是借來書名或人物，敷陳新事，與原書已渾然不同。晚清民國的「擬舊小說」便是借其「殼」，大書特書，蔚然成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報紙副刊便颯起一股「借仙」風。所謂「借仙」，是借來滿天神佛演成小說。作者包括陳霞子、高雄、梁厚甫、林壽齡等；報紙則有《成報》、《新生晚報》、《香港商報》、《晶報》等。但在此之前，即戰後的四十年代，陳霞子已以阿夏的筆名，在《成報》連載《八仙鬧香港》；再上溯至三十年代，侯曜已寫了《摩登西遊記》，黃言情寫了《新西遊記》，成績較顯的，還數陳霞子和高雄。

所謂「擬舊小說」，阿英定義云：「大都是襲用舊的書名與人物名，而寫新的事。」即是除「仙」之外，還有沿用書中人物而創作另一段新的故事。阿英對這類小說，大為不滿，認為是「新小說的一種反動，也是晚清譏諷小說的沒落」；並指出，風氣最盛為1909年，「實無一足觀者」。這說法，當然不足取，阿英是戴了有色眼鏡。

除小說外，香港還有借殼電影，涉及聊齋的，如胡金銓的《俠女》、徐克的《倩女幽魂》等，成績不俗。至於小說，倪匡1950年代來港，即改寫了《玉桂菴》，其後陸續寫了《快刀》等；並自言除了金庸小說外，最愛看的就是《聊齋誌異》。

刀郎的新專輯中，最火爆的是《羅刹海市》。

羅刹國是蒲松齡的假想國。審美觀點與世俗完全相反，即以醜為美，以美為醜，是一個顛倒的世界。網友和論者為刀郎詮釋，指羅刹國為現代某國，是乎？這且不說，只解讀一下蒲松齡的本意。羅敬之《傳奇·聊齋書談》中說，羅刹國是極具諷刺之作，蒲松齡將他反清的意識，納入寓言，隱於筆底，而未坐上文字之禍，是他得益於隱喻之功。羅刹國是現實之國，後半部的海市，即是海市蜃樓，是理想世界，是虛幻之邦。

《羅刹海市》一題雙意，刀郎任由他人解說，他沒有置喙；只借蒲松齡這篇小說的殼，化為繞樑之音，三月而不知肉味。

◆取自《詳註聊齋誌異圖詠》，1886年。作者供圖



◆父親的背影。網上圖片

每天雷打不動的事情，是看電視新聞。從中央台的新聞聯播到重慶台的新聞聯播，再到黔江台的本地新聞，父親一個不漏。他大半輩子生活在鄉下，卻長期訂閱《參考消息》、《半月談》等報刊，一生關心國家大事，黨性原則極強。我被派駐香港工作後，台海局勢、香港問題更成了他念茲在茲的國家大事。香港修例風波期間，各方面信息多而雜，他只相信中央電視台和官方報刊的報道，不但不聽信傳言，對我講的情況也半信半疑，認為我肯定会挑好的說，以免他擔心。在他自己看來，一生最自豪的成就莫過於晚年獲得的兩枚紀念章：一是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紀念章，一是中共中央頒發的「光榮在黨50年」紀念章。

人，不能離開時代，而只能被時代裹挾，一步一趨，直至死亡。父親晚年腰腿不便，心臟也有毛病，喘得厲害，佝僂越來越嚴重，隨身帶着一個帶座位的可摺疊鋁合金拐杖，走了不幾十米，就必須停下來歇息。因此，他一直住在鄉下，本以為能躲避這波疫情，終究未能倖免。循着父親的生命軌跡，我看到了他們那一代千千萬萬普通人的畫像：一輩子積極而努力地生活着，沒有任何懈怠和不良嗜好，自覺擔負起責任和義務的義務，安分守己，把一切委屈咽下，富有韌性地前行。時代也許出錯，制度也許存在不公，但人性的自淨和救贖從未被放棄，成為世間持續發出的光。

而今，父親對這個時代的波瀾滄海再沒有任何感知了。要不了多久，父親在這世上兢兢業業85年所有的理想追求、勞碌奔波、喜怒哀樂的痕跡都會被抹去，只留下墓碑上一段簡單的生平文字。我們的生活還將繼續。其實，把時間拉長一些，撇開具體的人和事，他這一輩子，也是我這一輩子，你這一輩子。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千金小姐丫鬢賣，上好沉香當爛柴

小姐，你一直以嚟都唔當我係下人，對我情同姊妹。今次老翁生意失敗，爭人周身債，唔只要賣田、賣地仲話要賣理你；不如咁喇，我扮你，賣咗我就當做報答你喇！

下，咁咪即係「丫鬢當作千金賣」？

大佬，老豆死咗，除咗呢啲爛鬼木頭，乜嘢都有剩返畀我咩；等陣我會擺去柴房破咗佢當爛柴，費事呢咁講！

細佬，你係佢僕家，呢啲唔係爛木頭，係沉香。『上好沉香你當爛柴』？你知唔知賣咗佢夠我哋兩兄弟過世喇！

《粵語講呢啲》

千金小姐丫鬢賣，上好沉香當爛柴

今期的主角有三，「千金」、「丫鬢」和「沉香」，讓筆者先行逐一介紹。

「千金」指千金小姐，官宦或有錢人家的女兒。

清末民初，廣東人會叫年輕婢女做「妹仔」，其中「妹」於口語中讀「梅4-1」（文讀「梅4-6」）。「妹仔」的前身名稱是「丫鬢」（「鬢」讀「環」，「環」不是「鬢」的簡體），叫法的轉變大抵與其髮式有關。古代的婢女都是把髮辮梳成圓環狀，左右各一，像樹丫形，因年輕婢女多梳此種髮式，故謂之「丫鬢」。「丫鬢」可寫作「丫環」是在於其意義。對於「丫」的讀音，坊間有二，正讀為「aa1」，異讀為「ngaal」；不少人誤以為「aa1」是懶音。

值得一提，不論家庭，廣東人通常敬稱人家的女兒作「千金」；內地人會叫年輕的女子做「妹仔」，與廣東人叫的「妹仔」有着不同的意思。

「沉香」是一種木材，可作香料和中藥，極具商業價值。古人認為最好的香是「沉檀龍麝」，指的是沉香、檀香、龍涎香、麝香；沉香排於首，足證其香中極品的地位。香港早期曾廣植「土沉香」，製成的香料遠銷東南亞、甚至遠及阿拉伯等地；因販香而聞名於世，「香港」由此得名。

曾接觸沉香的人都說其香乃非筆墨所能形容，可其外貌卻很一般。沉香木的樹紋是不按常規生長的，時間久了就像一塊爛柴那樣。廣東人就創作了以下一句歇後語，用以諷刺那些不識貨的

姓名館

◆王正亮

並線而行的「海」姓，海瑞罷官

王正亮，在父親耳濡目染的熏陶下，初中已接觸玄學，後得佛法老師傳授陽宅風水及文王卦。直到2013年，通過禪定悟出與際遇相應之姓名學，依此因緣，公開奧秘，望有緣人得到裨益。

在姓名學中，什麼叫並線而行的個性？那就取決於一個中文字的字義。既然只得一個解釋，如海、葉、山等，除每個字的筆畫五行外，即3、13畫屬甲木，8、18畫屬乙木，7、17畫屬丙火，2、12屬丁火，5、15畫屬土，10畫己土，9畫庚金，4、14畫辛金，1、11畫壬水，6、16畫癸水；字義也有隱藏五行例如「葉」字就有乙木的五行，而「海」字就有壬水的五行。

「海」字有10畫，故筆畫五行屬己土，沒有受剋的己土為人有情操，忠誠可靠，言而有信，大度……但反差的土就變成執念，自私記仇；而海字的壬水五行，則是自由主義者，不可受到束縛。

而本文的主角海瑞正是一個複合個性的人，既有己土的忠君愛國的情懷，又不愛官場上受到約束。當壬水受到甲己化土的刺激，就會嫉惡如仇，堅持與不義鬥爭。而沒有隱藏五行的奸臣嚴嵩則相反。己土合甲化大，就會用身份欺壓他人。

而歷史事實是嚴嵩權傾時，不僅他的自家親戚，就連他手下的同黨，也都是依仗權勢作威作福之輩。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官吏，誰敢不讓着他們幾分！

可是在浙江淳安縣裏，有一個小小的縣官卻能夠秉公辦事，對嚴嵩的同黨也不講情面。他的名字叫海瑞。

海瑞（1514年-1587年），自號剛峰，生性峭直嚴厲，不肯阿上，又清苦自律，力摧豪強，厚撫窮弱，所以深受百姓擁護；而經常觸忤當道，曾經三次丟官，一度入獄。

他20歲中舉人後，被調到浙江淳安做知縣。海瑞到了淳安，認真審理過去留下來積案，不管什麼疑難案件，到了海瑞手裏，都一件件調查得水落石出，從不冤枉一個好人。當地百姓都稱他是「海青天」。

有一次，京裏派御史鄒應龍到浙江視察。鄒應龍是嚴嵩乾兒子，敲詐勒索的手段更陰險。他每到一個地方，地方官吏要是不「孝敬」他一筆大錢，他是決不會放過

的。各地官吏聽到鄒應龍要來視察的消息，都一籌莫展。可鄒應龍卻裝出一副奉公守法的樣子，他通知各地，說他向來喜歡簡單樸素，不愛奉迎。

海瑞聽說鄒應龍要到淳安，就給鄒應龍送了一封信，信裏說：「我們接到通知，要我們招待從簡。可是據我們得知，您每到一個地方都是花天酒地，大擺筵席。這就叫我們不好辦啦！要按通知辦事，怕怠慢了您；要是像別的地方一樣大肆鋪張，又怕違背您的意思。請問該怎麼辦才好？」

鄒應龍看到這封揭他老底的信，氣得咬牙切齒。但是他早聽說海瑞是個鐵面無私的硬漢，心裏有點怕，就臨時改變主意，繞過淳安，到別處去了。

通過這件事，鄒應龍對海瑞懷恨在心。後來，他在明世宗面前狠告了海瑞一狀，海瑞被撤了淳安知縣的職務。

嚴嵩倒台後，鄒應龍也被充軍到外地，海瑞恢復了官職，後來又被調到京城做官。

那時候，明世宗已經有20多年沒有上朝了，他整天躲在宮裏跟一些道士們鬼混，一些朝臣誰也不敢說話。海瑞雖然官職不大，卻大膽寫一道奏章向明世宗勸諫，把王朝的昏庸腐敗現象痛痛快快地揭露出來。

海瑞這道奏章在朝廷引起了一場轟動，更觸怒明世宗。明世宗看了奏章後，又氣又恨，下令把海瑞抓起來，交給錦衣衛嚴刑拷打。直到明世宗死了，海瑞才被釋放。

神宗即位後，他任右叅都御史巡撫應天知府，打擊豪強，平反冤獄，大修水利，推行一條鞭法，為民眾做了很多好事，深受百姓愛戴。但海瑞不肯迎合上官，一貫恃才傲物的宰相張居正亦難免暗懷嫉恨，終於把海瑞第三次排擠出朝。

萬曆十二年（1584年），海瑞在賦閒16年後，以72歲的高齡被召為南京右都御史。他作風不改，依舊是一心為民，兩袖清風。萬曆十五年（1587年），海瑞病殘任上。海瑞去世後，身無分文，連為其辦理喪事的錢也是大家捐集而成。發喪時，農耨耕，商罷市，號哭相送數百里不絕，後來賜諡「忠介」。

風露清冷已秋分，層霄寥廓月自圓。桂影灑地花葉雅，桂影灑地花葉雅。日短工作多勞累，夜長休問倍休歡。邀朋酌酒夜行市，挽妻攜兒急步奔。廣場處處泛江潮，掃街猶復重價廉。忽聞街市響鐘聲，迎進復鞋當勝日。災去重建勝日近，擠進食街坐格邊。攤主吶喚語誠懇，美食大碟味極香。酒足興高吃香沾，停用冷機看銀錢。悠然自然風吹吹，涼快愜愜慰心神。推窗快望望城區，星燈燈河五為都。樓聲夜字招淡霧，月掛空樓擦綠雲。

詩詞偶拾

秋夜街景

李潔新